

大 學 用 書

修辭學

黃 慶 萱 著

三 民 書 局 印 行

學 辭 修

著 萱 慶 黃

業畢所究研文國學大範師灣台：歷學

士博學文家國

授教系文國學大範師灣台：職現

行 印 局 書 民 三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十月四版

修辭學

基本定價伍元柒角捌分

著者 黃慶萱

發行人 劉振強

出版者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
郵政劃撥九九九八號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 出版業字號二〇〇〇號

高 序

一個人對好文章能夠多讀、多看、多思索、多研究，再加上多寫作、多磨鍊，自然會「神來筆到」地寫出妥切而美妙的好文章。古今中外多少大文豪，並沒有學過甚麼「文法」和「修辭學」，但他們確曾創作了無數的不朽的偉大作品。所以有許多人認為「文法」和「修辭學」是兩種無用的多餘的學問，有些大學的中文系甚至不開這兩種課程。

其實，一個偉大的作家能夠寫出妥切而美妙的好文章，在他的心目中，已經有一些文辭「妥切」的標準、和一些文辭「美妙」的理想，並且也有一些使文辭實現「妥切」和「美妙」的方法。只是一個作家所注意的，只是他表現的「藝術」；他無暇也無意把那些標準、理想和方法組成有系統的「科學」。「文法」是使文辭妥切的科學，「修辭學」是使文辭美妙的科學。「文法」是把許多作家認為文辭妥切的標準和使其實現的方法歸納起來的一種智識，「修辭學」是把許多作家認為文辭美妙的理想和使其實現的方法歸納起來的另一種智識，這兩種智識的組成爲有系統的科學，是文藝科學家的事，或說是文藝理論家的事，而不是作家的事。但對於作家也不能說沒有用處。一個作家對於自己的創作表現所熟習的標準、理想和方法以外，閱讀一些「文法」和「修辭學」的書，把自己所忽略的標準、理想和方法注意一下、試用一下，也許會使自己的創作更進入一個新的境界。

至於欣賞文學的人，不懂得「文法」與「修辭學」，固然也可以直覺到好文章的妥切與美妙，而感到心情的滿足。但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總使自己有一種「看不透」、「說不出」的苦

惱。到底好文章的「妥切」在那裏？「美妙」在那裏？這必須借重「文法」與「修辭學」的智識，才能予以看透，才能予以說明。

我從事於中國文學的教學，已有四十多年的經驗，我教過「詩經」、「楚辭」、「文選」、「詩選」、「詞選」、「曲選」……這些課程，每逢我運用「文法」、「修辭學」那些智識來分析作品的妥切和美妙的時候，學生們都是恍然若有會於心，無一不是興味盎然。由此可知，「文法」與「修辭學」是國文教學的最好工具。國文教學若僅是著眼於訓詁與考證，而不能使學生發現好文章所具有的美，是絕對不能引起學生的興趣的。這便是師範大學國文系的學生必須要修「文法」和「修辭學」的原因。

現代講「文法」與「修辭學」的人很多，大都是歸納「詞句」與「修辭」的現象，而尋找出他們的條理，由於各人依據的觀點不同，使用的術語不同，呈現出一種五花八門的彩色繽紛的景象，使我們有一種眼光撩亂，莫知適從的感覺，很難評衡出他們的高下。但是所謂「文法」，不僅是尋找出「詞句」現象的條理，所謂「修辭學」不僅是尋找出「修辭」現象的條理，最重要的是要把產生那些現象的根源能夠掘發出來、把建立那些條理的依據能夠闡明出來。這就必須借重語言學、心理學、社會學、邏輯學、美學、哲學各種智識了；尤其是各種各色的文藝批評，對於「修辭學」理論基礎的建立，更有密切的關係。可是一般的文法家和修辭學家看不到這一點，只在「詞句」與「修辭」的表面現象上兜圈子，那就難怪我們不能看到一部深入而精微的、出類而拔萃的「文法」或「修辭學」的書了。

黃慶萱博士曾從我研究經學，他的博士論文——魏晉南北朝之易學——就是在我指導之下寫成的。我知道他為人溫厚，而又好學深思，他研究學問，有一種追根究底的精神。他在師範大學國文系講授

「修辭學」，寫成了這一部書，相近四十萬言，三民書局爲他出版，沒有多久，第一版就已銷售完罄，可見他的書很受歡迎。他希望我在第二版上爲他寫一篇序。我讀了他這部書，我覺得他治學的那種追根究底的精神，在這書裏是到處洋溢著的。他不甘於爲「修辭」的表面現象所圍，他要更深一層地追究那些現象的根底，他向語言學、心理學、邏輯學、美學、哲學以及文學批評進軍，希望給「修辭學」奠立更深更廣的理論基礎，這是十分難得的，這就構成他這部書不同流俗的特色，而使我很高興地爲他寫這篇序。

我並不以爲他這部書是十全十美的，他強調「修辭學」的實用價值，所以偏重於「修辭格」的描述。其實「修辭格」只是「修辭學」體系裏的一部分，更進而將「修辭學」整體作「無微不至」的研究，這是我對慶萱的一種希望。不僅此也，我還希望慶萱把這種追根究底的精神，再向文藝語言學、文藝心理學、文藝社會學、文藝哲學、文藝批評學以及實用的美學進軍，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文藝學術的新體系，爲文藝理論奠定了一種深厚的、寬博的、堅實的學術基礎。這對於未來的文藝創作、文藝欣賞、文藝教育，必然會產生無窮大、無窮盡的影響。我在這裏，謹虔誠地禱祝著：希望慶萱能實現我這兩種希望！

高明 六四年四月四日

修辭學 目次

高 序

前 言

上篇 表意方法的調整

第一章 感 歎	二五
第二章 設 問	三五
第三章 摹 寫	五一
第四章 仿 擬	七一
第五章 引 用	九九
第六章 藏 詞	一一一
第七章 飛 白	一三七
第八章 析 字	一五九
第九章 轉 品	一七七
第十章 婉 曲	一九七

第十一章	夸飾	二一三
第十二章	譬喻	二二七
第十三章	借代	二五一
第十四章	轉化	二六七
第十五章	映襯	二八七
第十六章	雙關	三〇三
第十七章	倒反	三二一
第十八章	象徵	三三七
第十九章	示現	三六五
第二十章	呼告	三七九

下篇 優美形式的設計

第二十一章	鑲嵌	三九一
第二十二章	類疊	四一一
第二十三章	對偶	四四七
第二十四章	排比	四六九
第二十五章	層遞	四八一

第二十六章	頂真	四九九
第二十七章	回文	五一五
第二十八章	錯綜	五二七
第二十九章	倒裝	五五一
第三十章	跳脫	五六五

附 錄

一、引用書書名作者綜合索引	五七九
二、開放的修辭學	六三〇
王鼎鈞	六三〇
王熙元	六〇三
三、修辭學領域的開拓	
思兼	六〇九
爲漢語修辭奠一新基	

前言




甲 什麼叫作修辭學

(一) 「修」「辭」與「修辭」的古義

(1) 釋「修」

修是修飾的意思。說文九上彡部：「修，飾也。从彡，攸聲。」段玉裁注：「修之从彡者，洒刷之也，藻繪之也。修者，治也，引申爲凡治之稱。」經傳常常寫成脩。說文四下肉部：「脩，脯也。从肉，攸聲。」段注：「經傳多假脩爲修治字。」所以修辭學的修，本字應當是修，脩是假借的寫法。

(2) 釋「辭」

辭本指辯論的言辭。說文十四上辛部：「辭，訟也。从侜辛。侜辛，猶理辜也。」是由侜辛兩字配合而成的會意字。侜字篆文作，是治理的意思。說文四下受部：「侜，治也；一曰理也。」我的老師高鴻縉先生在「中國字例」中加以解釋說：「侜旣爲治理，故字倚與畫其清理架上之絲之形。」辛象一把曲刀，本是刑具，引申爲罪愆的意思。說文十四上辛部：「辛，从一辛。辛，鼻也。」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引郭某「釋干支」一文說：「辛辛考實係一字，字乃象形，由其形象以判之，殆如今之圓鑿，而鋒其末。刀身作六十度之弧形。辛辛本爲剖劓，其所以轉爲愆辜之意者，殆亦有說。蓋古人於異族俘虜或同族中之有罪而不至於死者，每黥其額而奴役之。」辭由侜辛兩字相合，表示處理訴訟的說

辭。尚書呂刑：「師聽五辭。」周禮秋官司小司寇：「辭聽。」禮記大學：「無情者不得盡其辭。」都用辭的本義，後來字義擴大，包括一切言辭和文辭。

和辭字意義相近的，還有一個詞字。說文九上司部：「詞，意內而言外也。从司，从言。」指的是表達內心情意的言語。後世詞字多用作語文上表示觀念的單位。修辭是修飾一切言辭和文辭的，不僅僅修飾一個語詞，所以還是以用辭字較妥當。

(3)釋「修辭」

我國古書上「修辭」二字連用，初見於周易乾文言：「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孔穎達正義：「外則脩理文辭，內則立其誠實，內外相成，則有功業可居，故云居業也。」分析地說，修是方法，辭是內容，誠是原則，居業是效果。乾文言短短一句話，居然把修辭的方法、內容、原則、效果都顧到了。

修辭最重要的原則是誠。王應麟困學紀聞：「修辭立其誠，修其內爲誠，修其外則爲巧言。易以辭爲重。上繫終於『默而成之』，養其誠也；下繫終於六辭，驗其誠不誠也。」以爲周易上繫終於「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是「養其誠」；下繫終於「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善誣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是「驗其誠不誠」。

論語憲問篇：「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朱熹注：「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鄭國之爲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由這種記載可以考見古人修辭的次第。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此語與左傳文公十四年：「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合觀，可見修辭之見重於孔門，以及孔子修辭的不可及。

孔子修春秋的實例見於公羊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實如雨。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實如雨。』」案：君子是指孔子。王充「論衡」藝增篇云：「夫星隕或時至地，或時不能。丈尺之數難審也。史記（指不脩春秋）言尺，亦以太甚矣。天地有樓台山陵，安得言尺？孔子言如雨，得其實矣。」「言得其實」可作「修辭立其誠」的注腳。

(11) 中外學者釋「修辭學」

我國雖然很早就有討論修辭方法的作品，但是從不曾把修辭學當作一種專門而有系統的學問看待。中國之有修辭學，是由西方傳入日本，再由日本傳入中國的。因此，欲知修辭學的定義，便不能不由西方和日本說起。

修辭學英語是 Rhetoric，源出於希臘語 *ῥητορική*，本來是流水的意思。人類的思想湧現，滔滔不絕；言語流露，一若懸河。於是取流水之字作爲修辭學的名稱。

在人類歷史上，第一位寫出「修辭學」專門著作的是希臘人愛梭庫拉提斯 (Isocrates, 436-338 BC)，他以爲修辭學就是「勸說之學」(Science of Persuasion)。

之後，希臘大科學家亞理士多德 (Aristotle, 385-322 BC) 寫了一本更詳細的「修辭學」(Rhetoric)

他的定義如下：「修辭學是：通曉任何範疇的意念，考察一切勸說的手段之技能。」

英人法郎西斯·培根 (Francis Bacon, 1561-1626) 的「修辭論」(Antiheta)，以為：「修辭的任務是將推理加入於想像而動人意志。」

美國巴斯科姆 (Bosscom) 著「修辭的哲學」(Philosophy of Rhetoric)，說：「修辭學是講授造詞規則的技術。所謂造詞，是用語言表達情思，以期達到預定的目的的意思。」

美國海爾 (Hill) 「修辭的科學」(Science of Rhetoric) 一書以為：「修辭學是研究使議論足以動人的法則的科學。」

日本島村瀧太郎「新美辭學」：「修辭學就是美辭學，是研究如何使辭藻美麗的學問。」島村是陳望道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時的老師，他的新美辭學著作對中國修辭學影響很大。

下面介紹國人對修辭學所下的定義。

楊樹達「漢文文言修辭學」：「若夫修辭之事，乃欲冀文辭之美，與治文法惟求達者殊科。」

陳望道「修辭學發凡」：「修辭原是達意傳情的手段，主要的為意與情，修辭不過是調整語辭使達意傳情能夠適切的一種努力。」

陳介白「修辭學講話」：「修辭學是研究文辭之如何精美的表出作者豐富的情思，以激動讀者情思的一種學術。」

(三) 我個人對於修辭學的認識

(1) 修辭的內容本質，乃是作者的意象。

這兒所說的「作者」，包括寫作者和說話者。所謂「意象」，是採用我的老師李辰多先生的定義：「意象就是由作者的意識所組合的形相。」意識是主觀的，形相是客觀的，而意象便是主觀觀照之下的客觀景象。一種客觀景象，由於作者主觀意識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意象。試舉一例。同樣是蟬聲，聽在虞世南的耳裏是「居高聲自遠，端不藉秋風」；聽在李商隱的耳裏却是「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聽在駱賓王的耳裏更成「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一是清華人語；一是牢騷人語；一是患難人語，意象自是不同。修辭學中的「辭」，在內容方面，就是作者主觀意識將客觀形相加以組合所產生的意象。

(2) 修辭的媒介符號，包括語辭和文辭。

從語文關係上考察，語辭與文辭都屬於傳情達意的符號。語辭是以語音表達情思的符號；文辭是以筆劃圖形表達情思紀錄語言的符號。語辭由於時空的限制，不能傳於異地，不能傳於異時。於是有文辭的產生，突破了時空的限制，到達了語辭無法到達的領域。文辭紀錄語辭，可以用聲音讀出而還原為語辭，二者關係密切。而且，文辭的修飾方法，十九就是語辭的修飾方法。我們沒有理由拋開語辭只講文辭的修飾。

從修辭歷史上考察，古代所謂辭，多指語辭；而修辭大抵指語辭的修飾。先說中國：孔門就有「言語」一科。論語季氏篇：「不學詩，無以言。」子路篇：「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可見修辭教育的一斑。一直到齊梁時代「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在書記篇上還說：「辭者，舌端之文，通已於人。」充分顯示其對語辭的了解。後世文辭逐漸取代言語，唐劉

知幾於是發出他的感慨，「史通」言語篇說：

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則知飾詞專對，古之所重也。若：

尚書載伊尹之訓、皋陶之謨、

洛誥、康誥、牧誓、泰誓是也。

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詞命。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

春秋載呂相絕秦、子產獻捷、

臧孫諫君納鼎、魏絳對戮揚干是也。

戰國虎爭，馳說雲湧。人持弄丸之辯；家挾飛鉗之術。劇談者以譎言爲宗；利口者以寓言爲主。

若：

史載蘇秦合縱、張儀連橫、

范雎反間以相秦、魯連解紛而全趙是也。

逮漢魏以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時無專對。運籌畫策，自具於表章；獻可替否，總歸於筆札。宰我子貢之道不行，蘇秦張儀之業遂廢矣。

對於語辭的興廢，有很扼要的敘述。西方修辭學的發展也與我國相似。希臘時代的修辭學就是雄辯學。着重的是勸說。羅馬時代，最出名的修辭著作是西塞洛 (Cicero 106-43 BC) 的雄辯法 (De Oratore)，和昆提廉 (Quintilian 42-118) 的「雄辯家的教育」(Education of an orator)。仍然以語辭的修飾爲主。一直到十八世紀，英國康母拜爾 (Campbell) 的「修辭哲學」(Philosophy of Rhetoric) 才開始把

修辭學的重心移置於純粹的文學方面。以後如培因 (Bain) 的「英文作文與修辭」(English Composition and Rhetoric) 便專講文辭的修辭了。今天我們研究修辭學，必須正視這個歷史的事實。假如拋棄語辭專講文辭修飾，那就成爲無根之學。

從實際功用上考察，語辭的運用比文辭的運用機會更多。一個人可以一天不寫一個字，但是不能一天不說一句話。只修文辭不修語辭使修辭學的功能大大的減低，這是很可惜的。

所以修辭學的「辭」，在形式方面必須包括語辭和文辭。

(3) 修辭的方式，包括調整和設計。

我曾從社會各階層人士的談話中，從古今漢語文學作品中，覓取近萬條修辭實例，分析比較，歸納得三十種修辭的方式。在這三十多種修辭方式中，或屬表意方法的調整。如：

感歎	設問	摹寫	仿擬	引用
藏詞	飛白	析字	轉品	婉曲
夸飾	譬喻	借代	轉化	映襯
雙關	倒反	象徵	示現	呼告

或屬優美形式的设计，如：

類疊	鑲嵌	對偶	排比	層遞
頂真	回文	錯綜	倒裝	跳脫

因而，我確定修辭的「修」，在方式上包括表意方法的調整，和優美形式的設計。

(4) 修辭的原則，要求精確而生動。

大致上說，科學的說明或記述僅僅要求精確。它以平實地傳達客觀之真實爲目的，力避主觀的色彩。而文學的語言或作品除精確外，更要求生動。它以藝術地表現直覺的感受爲目的，雖然也以客觀的經驗作根據，却不十分受客觀的拘束。舉例來說：「清晨，太陽從東方升起。」便是一句文學的語言，它訴之於人類的直覺感受。如果換成科學的語言，便成：「清晨，地球的這一部份又自西向東轉向面對太陽的位置了。」白居易「長恨歌」中有「山在虛無縹緲間」，白先勇「永遠的尹雪艷」首句「尹雪艷總也不老」，都是內在的矛盾語，違反事實的描寫；但就文學立場，却是精確而生動的。我們可以這麼說：文學上的精確只是忠實地寫出自己的感受，而不一定反映客觀之真實。而且文學上要求精確之外，還要求生動。修辭學希望語言文學化。把心情、人情、物情的感受，用生動的語辭文辭，忠實地表出。

(5) 修辭的目的，要引起對方的共鳴。

當修辭以語辭爲主的時代，修辭學的任務在：「專對」或「勸說」。它當然以說服對方爲目的。當修辭以文辭爲主的時代，修辭學的使命在：「美感」或「欣賞」。它仍然以引起對方的共鳴爲要務。「文心雕龍」知音篇：「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見文者披文以入情。」不但指出作文的次第是：作者先有情思的興起，然後形諸文存。更指出賞文的次第是：讀者通過文辭的媒介，進入作者當時的情思之中。修辭的目的，正在於此。

(6) 修辭學的性質，屬於藝術的一種。